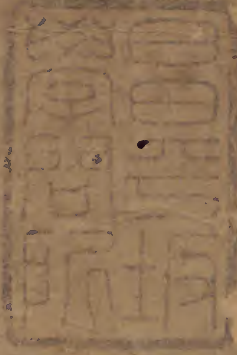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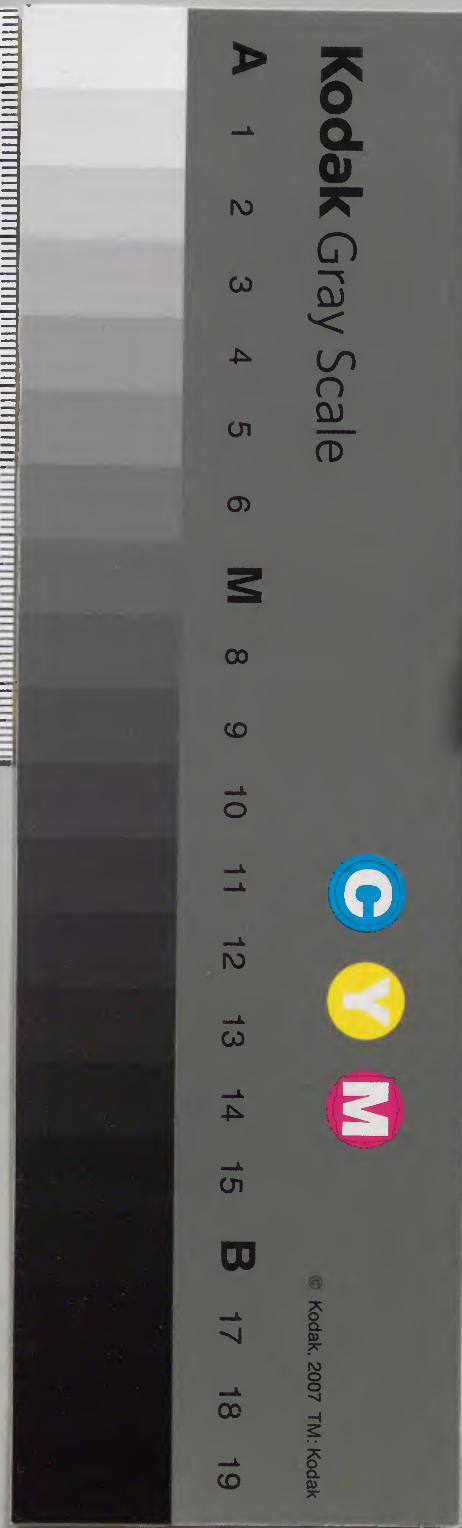
七之十



漢書門		三三九一	三三九一	三三九一	三三九一
類	號	函	架	冊	大

漢書		三三九一	三三九一	三三九一	三三九一
類	號	冊	架	函	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91
冊數	6(3)		函號	312 128



宋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淺草文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酬高使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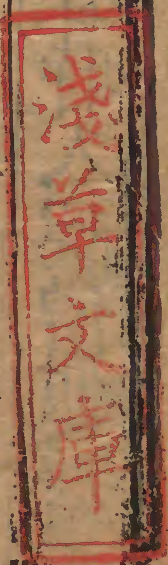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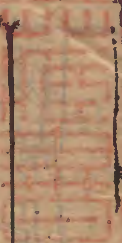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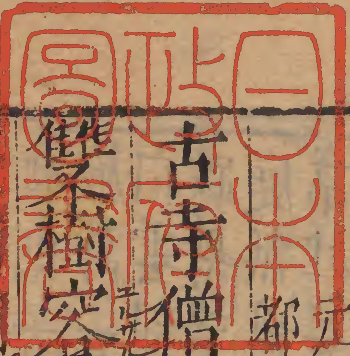
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

元元年成
都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隣舍與園蔬

雙樹空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愛彌曰涅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是經又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洙曰漢揚雄作太玄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



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
 唐人尤多姑取杜集畧紀之高適寄杜公云愧爾東
 西南非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云草玄
 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
 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
 杜則云休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
 嚴許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
 白雲間嚴谷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
 跋馬望君非一度嶺猿秋鴈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
 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
 章杜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
 不知凡幾首杜谷云藥裹關心詩總廢皆如鐘磬在
 簾扣之則應往來反覆於足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

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

何言

洙曰招提謂佛寺也注詳見前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經互設難焉翻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

紅入桃花嫋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

起十字盡興故接得荏弱有情情已畧盡故入景更長卽如行文不得不爾後人堆實軟乏皆未喻

上居

鮑曰公到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

屈原有卜居一篇公倚以爲題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

嫋了嫩

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

沉浮盤淵鷺浴底心性伯仲之間見伊呂岐王宅裏崔九堂前巴峽穿巫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落

一柱觀頭逐有馮夷始知羸女無數一雙三寸兩箇一行自去自來相親相近生憎不分自今以後此等

皆肆筆縱橫有疎野氣大家數不可無俗眼之所遺更以為笑東行萬里堪乘興須

向山陰上小舟鶴曰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縣主人指裴冕也洙曰謝

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

乘興謂欲傲王子猷月夜泛舟謁戴安道也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

拘聲律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格蘇李體老杜卜居一篇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澄草堂贊

愛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

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日吟風

葉公自注橙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

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

惰無心作解嘲夢弼曰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橙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然余嘗歷攷

韻書無橙字詢之蜀人相傳以為丘宜切後見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橙木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橙小園

封殖竹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聊同庾信移則知丘宜切為是也又蜀有竹名籠鐘籠力鍾切洙曰

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坤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夫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眾鳥漂轉暮歸愁

夢弼曰庚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子孟浩然詩禪枝怖鶴棲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必如此可以言氣象矣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

捨此復何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

內謾勞車馬駐江干此與後文場語意似竟日淹留佳客坐百

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洙曰詩寘之河之干今注于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麤糲衣糲食也若溪胡元任曰李濟翁資暇集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也乃引漢宣帝詔曰池籐未御者假與貧民誤以籐為藥遂穿鑿為說以解子美詩中云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復齋謾錄又從而信之皆過矣愚謂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疎放，極無可奈何之意自笑狂夫老更狂。

洙曰：蜀有萬里橋，注見前。鶴曰：按寰宇記，公之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上今公言潭水之清，可比之滄浪也。洙曰：唐舊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峻野老相狎，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則狂可知矣。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上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師曰：公嘗有肺疾，故云患氣經時久也。夢弼曰：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蜀相：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矣。寫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為至。○千年遺下此語，使人意傷。○孫季昭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注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余觀范至能參政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

也則身親見成都為錦官城故取以名之况杜子美
 嘗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為
 正洙曰廟有古柏乃武侯手植也荆公語錄映塔碧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止咏武侯廟而託意
 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
 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
 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
 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二字勝矣陰鏗鶯隨入戶樹
 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
 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
 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杜稷一戎衣亦勝
 庾矣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
 軍宜枉駕過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
 主及其子禪後主也夢弼曰庾亮表頻繁省闕出摠
 六軍洙曰本傳亮悉大眾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
 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石筍行

田曰按石筍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
 一南一北北筍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
 尺五寸南筍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
 尺蓋南筍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筍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
 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徃徃得瑟瑟此事恍惚
 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
 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
 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
 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率然兩語補拾成

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事之牽合譬諭也○
 鶴曰成都府舊為益州田曰杜光庭石筍記云舊傳

石笋之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關曰沉犀石曰魚鳧
 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笋
 二三日忽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彦輔曰成都記石笋
 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彦輔曰成都記石笋
 及林亭池石之地兩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
 有細孔可以絲貫夢弼曰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樓基
 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
 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墮地唯故基在每有大
 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等蒼舒曰按
 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
 薄無與為比洙曰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
 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
 一枚表其墓又華陽國志云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
 擔土作冢立其石因名石笋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
 于相號開明帝開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
 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士死輒為立人石長三丈
 重千鈞為墓誌趙曰小臣媚尊譏李輔
 國也時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跡甚彰也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卽遣花開深造

次便教鶯語太平寧
卽遣便教正是詩意

手種桃李非無生野老牆低還是家
 恰似春風相欺

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疎野有佳致○蔡寬夫詩話云

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
 絲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
 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請易之元
 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日本
 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
 卒不復易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
 銜泥點污琴書

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其閨情院體又如此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

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總如此則樂天矣。孫季昭曰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

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携滿袖生憎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減

字破字携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

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

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善自遣如此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點落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

見沙上鳥雛傍母眠

平常景多少幽意為小儒牽強解事讀之可惜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

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娟娟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

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野人漫興深入情盡豈復有能注者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成都嘗暫如新津故

有題北橋樓詩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

北梢朶却全嫩故
轉入老語生強

池水觀為政府煙覺遠庖西川供

客眼唯有此江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

此神交力盡亦開合展轉盡
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

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

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
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

賦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
西京東京賦沐曰晉程康與阮籍山濤為神交成都

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
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杜鵑行

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宇自天而
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特

荆人鬻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
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

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
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鶴曰寰宇記望帝以德不如鬻令因禪位於鬻
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

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白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

自啄羣鳥至公為嘯雜雜向君已有舊禮骨肉滿眼

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

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

羽翮傷形思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

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夢弼曰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

甫鳥為飼之蔡寬夫詩話云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井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蹕蹕中有一鳥各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髮飛走樹間逐蠹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上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漸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

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宋曰晉葛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祭以有丹耳帝從之

梅雨

趙曰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孰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與乾坤萬里眼同得之容易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

喜盤渦與岸回

宋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號為南京希曰成都

府有犀浦縣蓋李冰嘗以石犀壓水怪犀浦之名或本此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
擗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鷓鴣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江村

堂一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
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
釣鉤語意近放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全首高曠

真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營小楫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夢弼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

馬居閒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斲或飲或驚或正頭或點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筆掃驂

留歛見麒麟出東壁一匹斲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

霜蹄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為丁浪切謬矣時危安得直致此與人

同生亦同死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

上詩集注

坐我天燒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著無丹青高堂見生鵬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苻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云手宰家于西蜀能畫山水意出

外象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

戲語多言

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

他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與日

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

人浦激山木盡亞洪濤風句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

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松淞

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兖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夢符曰南史齊武帝係賁字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條西清詩話云蕭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隱其語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夢弼曰名畫記韋偃作老

善畫馬不知松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磊落絕筆長風

起織未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

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真思

畫者不松根胡僧憇寂寞及此虎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

有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數相見我有

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

公放筆為直幹此起此結吞吸傾倒夢弼曰名畫

左省聽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當代修可曰

楞嚴經名無住修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洙曰

甚剛經偏袒右有右膝著地鶴曰梓州鹽亭縣出絹

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誠齋詩話云

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

黑入大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

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

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鶴曰青城縣

都之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

貳府州之事歲次則更次入計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

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文章濟甚迴

首興滔滔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

城趙曰差野望因過常少府鶴曰少府當是常徵君公後

有寄常徵君詩云徵君晚節

旁風塵豈晚
年却出仕耶

野橋齊度馬

可畫他人以
為不必畫者

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

江從灌口來

人村樵徑引營果菓園開落盡高天日

幽人未遣回

深曰青城山各灌口地名俱在蜀灌口
昔秦守李水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

名得

丈人山

彥輔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
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

磊磊落落

為愛丈人山丹梯近

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

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隨井上斜景雪峰西

故園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鳥啼

立之曰蜀有鹽井遠煙謂煮鹽也洙曰
雪峰即西山也上有積雪經夏不消

泛溪

鶴曰即
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

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纖纖雲表霓

童戲左右岸粵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迷

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聯

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山處庶可齊
 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馬曰練絲白貌趙曰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吳
 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也莊子曰畢弋多鳥
 亂於上網罟多魚亂于下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
 鳥今謂畢提攜者又畢盡之義言兒戲至盡攜罟弋
 以取魚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年
 入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

贈蜀僧問丘師兄

公自注太常
 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吏為鵲雲屯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此語最
 得大意世傳問丘筆峻極

逾崑崙鳳藏丹青暮龍去白水湮青熒壁嶺東碑碣

雪

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
 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生家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
 空深根小子思疎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

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柘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
 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稷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
 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
 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
 濁水源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劍南合州銅梁縣此言
 問丘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洙曰揚子雲長

揚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班孟堅西
 都賦琳珉青瑩田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耳
 聖寺磨崖碑嚴政書寺今為天寧羅漢禪院鶴曰公
 之祖杜審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
 喜否審言踞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
 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後山詩話云魯直
 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陳信但後山詩話云魯直
 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
 所傳云夢弼曰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洙曰金
 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夢弼曰華嚴經告
 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
 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捫蝨新話陶淵
 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
 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
 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
 句雄健過之每誅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
 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田曰圓覺經
 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

此西... 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徹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

下賈客船隨返照來句句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

意傍琴臺此等亦與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晝

角哀公自注得稱城劔閣劔門棧道也鄭曰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

相如與文君貫酒處夢弼曰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
 琴臺在浣花溪北鶴曰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
 濟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
 州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也後
 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時
 成都陞為南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只當如此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

山前巴接復曰巴蜀夢弼曰荆蠻楚也峴山在襄陽

前有王粲故宅有王粲故宅蔡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為仲宣井

北隣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好青錢買野竹謂上築

白幘岸江臯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

步櫟到蓬蒿深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令

為明府此詩云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公遊公亦有詩與之夢弼曰辭滿謂仁滿辭去也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篇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深曰劉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夢弼曰晉山簡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每出游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各之曰高陽池洙曰何遜入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梁為水部員外郎孫曰歷悉協切履薦也洙曰張仲蔚所居蓬蒿没人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羊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

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然寫此有至足之味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

門月色新看幾過後見朱韋齋舉此倍覺有懷有濃有淡當由實歷故見范元實詩眼云工部

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旬警策要自穩愜爾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兩外急隣火夜深明

然自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

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鶴曰高適時為蜀州刺史

鸞尾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

秋色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仕鮑日集後有廣州段功曹到寄楊

五長史詩時楊長史必自桂而徙廣州也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夢弼曰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又山海經云桂林有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荆州之零陵非鬱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茲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范成大云靈州與安之聞兩山踞踞中空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

里沫曰晉孫楚字子荆嘗為驃騎將軍石苞察軍夢稱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風韻閒淡看有無減去無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用作檢字淺近無人

覺來往荆公看疎嬾意何長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

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正褒持節而求之夢弼曰按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趙曰荆

公本作覺來往甚善余嘗讀梁徐姚婦題比蕉示人曰夕泣已非疎夢啼真大錯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

覺舊本作競誤矣荆公語錄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丁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非覺字

赴字即小兒言語足見於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得此時對雪

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

去亂鄉愁亦宛變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

頭夢弼曰何遜嘗為廣陵記室按集有揚州早梅詩頭日鬼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

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

數濯錦江邊未滿園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

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
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憑何十一少府邑覓楹木數百栽

鶴曰何邕為利州綿谷縣

耐與公為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可考也

草堂斬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楹木三年

大為薪二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陰子美自是遭

又之蜀之綿之梓未嘗得楹用也嚴有翼藝苑雌

黃云東坡次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

覓楹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盡楹

木三年已足燒又後山詩三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楹

木行可標楹字遍尋字書無之詢之蜀人則相傳以

為丘宜切及按介甫絕句以楹字為韻與移字同押

則知丘宜切為是也老杜有覓楹木栽詩飽聞楹木

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楹為薪三年可

又塵成詩楹林碗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

注釋未為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憑幸少府班覓松樹子栽鶴曰後有涪江泛舟

送韋班詩韋當是為

涪江

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

意為覓霜根數寸栽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

松酉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

平復

又於韋處乞大邑窰盤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窰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刃盃勝霜

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早起上元二年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

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

趙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若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

琴臺夢弼曰：按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卽相如與文君贊酒處。又成都記：琴臺在浣花溪之北，梁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伐蜀，下營於此，掘得大罌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

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臺爲六焉。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長卿懷抱，俯仰見之。野花留寶屐，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琴

琴不復聞。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爲其召相如，及臨邛令酒

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

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

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

於市中，鄭曰：歷蓋涉切，頰輔也。修可曰：徐陵玉臺新

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鳳時未通，今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

此方室，邇從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又歌曰：鳳

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字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

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

悲。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

兩語皆傷心而荒荒尤警泯泯略稱○泯言其無聲

也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

無緊要語而盡鄰曲橫斜之態一家作一逕入

只作披衣慣

却是暗用莊子披衣注又不曉

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

物多病也身輕

如老杜野日記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

之云月吐窓罔罔皆造微入妙洙曰陶潛以葛巾漉酒王直方詩話老杜云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

天亦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然不為人所稱也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偶然語偶讀書難字過

有味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

然道之耳

老臯師曰臯緩也江岸其土

峨嵋故云江臯石曰峨嵋山在蜀

客至

公自注喜峯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又是體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

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

伴公自注解斯經旬出飲獨空牀每誦數過可歌可

洙曰按集有聞解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即解斯融也

稠花亂葉裹江濱行步欲危實怕春怕春語激詩酒尚堪

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

盞喚取佳人舞繡筵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今人愛惜情事開口亦難洙曰梁益記

云少城張儀所築蒼舒曰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肯字看極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

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駘蕩稱情○政是子美借四娘耳豈無似此無此英氣○苕溪

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托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

落嫩葉商量細細開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鷓鴣莫漫

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

賈無錢即買繫籬傍

此八九絕皆放蕩自然足洗凡陋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右善歌詩者以此為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造次敷露與雨露之所濡其苦齊結實兩句同真有德者氣象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

官城

遺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自然知是好語釀黍後橙不無點檢幽興亦稱漸

喜交游絕怨調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

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隣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村意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

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添無數謂一春生成也最

是樂爭浴故相喧趙日韓詩漆與有方漁漁兮注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希日漢溝洫

志來春桃花水盛顏師古注日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挑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

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水
趙曰古詩寄語故林無數鳥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閒言閒語非
喫緊不能道
一意也人自以為我私
則無私矣最是相意
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張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
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
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
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
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
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曛
芹泥隨薺泥角花葉上
露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
敢論才見宅忘實有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
歐公意常近此汀煙輕冉冉竹日
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隣家問不違
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石鏡

洙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
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
築為塚蓋地數畝
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
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

眾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巢鷺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

數不見堂前東逝波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為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勸甚速趙曰黃衫想唐人貴

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勸甚速趙曰黃衫想唐人貴較庶人服細絕布其色通用黃

戲作花卿歌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璋反東川節度李魚敗走於是光速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

璋反東川節度李魚敗走於是光速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

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鷗風火

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即

日平子璋鬪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龔言鄙語調笑入神

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

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

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放箭如餓鷗叫平澤中逐羣數助射之渴飲其血餓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

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

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緜劍榮遂等州此云縣州副使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緜州也涿口着柘黃言其僭乘輿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魚也子璋反

負敗走及花卿誅子璋與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
度也重平聲山谷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
想見其人也揚明叔為余言花卿塚在丹稜之
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高栴鄭曰栴那含切
木名俗作楠

栴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
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洙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
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
枸杞固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謾婆娑

題曰惡木不蔽障故枸杞可遂其生但剪去木
枝以妨雞栖耳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
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
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若

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宋宜方

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

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

亦豈易及哉爾曹輕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

王反復言之以為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

也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所以極形

容前輩之未易貶也注謂盧王為爾曹是全失先後

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裴

翠蘭若極絕巧之態我不是薄他他自謂可方屈賈

却恐更墮數公後耳其不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放

他人出已上則更自謂與三百篇相近不知愈合師

前人也口洙曰周書庚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

為世人所尚謂之庚體作哀江南賦尤見稱焉唐武

后初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呼

為楊王盧駱號為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過都過

古禾切屈宋屈原宋玉也齊梁詩體

格輕麗議者以文之失始齊梁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夢弼曰新州屬廣南

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於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故云已是十年流也涿曰玉壘蜀之坊名趙曰玉壘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城都過青城因寄此詩夢弼曰曲江在長安為勝遊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士詩集注

卷八

本言集言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
東待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

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子美自謂深悲極

怨○涿曰荆州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馬州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第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劍南道按唐志莫台道遂四州皆

有唐興縣今詳此詩當是遂州唐興縣天寶初已改為蓬溪乃因其舊名耳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涿曰劍外謂蜀也關中謂長安也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公自注王時為蜀牧鶴曰蜀州有新

津縣則新津寺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遊輞

川荆林迪從縉來蜀縉穿蜀州蓋在高適之後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自然鳥影度寒

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官人侍郎皆故用俗故不俗老夫貪

佛日隨意宿僧房

夢弼曰古話貪佛不貪僧田曰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

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前有逢唐興劉主簿弟詩

此殆因劉而簡之公又嘗為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是年作也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

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耻與萬人同

愁一作秋

他人用衆人字○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爻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

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實君聽鴻雁響思致稻梁難

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洙曰楚詞泥汚后土今何時乾左傳注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鶴曰斛斯六各融按公江畔尋花詩有自注云斛斯融吾

酒徒者是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爰為活翻令室倒懸

荆扉深蔓草土鏗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鄭曰鏗粗臥切鶴曰蜀人以釜為鏗王褒土鏗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

也

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今題云徐卿無乃是知道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

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

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

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

二雛者各位豈肯卑微休洙曰徐陵年數歲家貧攜

曰天上石麒麟也下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鶴曰花卿自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趙曰古歌辭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

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

鶴曰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漸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

熟一月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

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

四壁空老妻觀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呼怒索

飯啼門東鶴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一山谷曰即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纔五六

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真公為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嚴武至此云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厨之門在東所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

涿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怪鶴曰按是

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告雖有厭

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

張儀漢公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藉隄

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

何得參入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

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

再平水土犀奔茫涿曰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夢弼曰公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

酈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

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有迄今蒙福厭勝字見漢書厭

壺涉切涿曰成都記及圖經所載秦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

築遂得立於是又作樓以定南北樓高一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

玉女祠祠西有李冰廟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三字為結局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茅屋

杜詩集注

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
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
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
笋行云安得壯士抑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
含不盡之意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太聲吹地轉吹字高浪蹴下

天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

滄洲涿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鶴曰蜀山高而陰
長年雪不消故今云江漲而有雨雪流也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鴦藏近渚兩燕集深條

黃荷終辭漢果由不自棄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深曰秦四皓夏黃公終里季入漢朝既定太子位遂
辭歸隱於商山夢弼曰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堯
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
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霽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

書亂誰能快杯乾自以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夢符曰後漢王符著潛夫論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
 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
 客從何鄉來竚立又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十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
 望童童如小車蓋洙曰建康實錄鳳將九雛再見於
 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何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
 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為妳母承天云卿當云鳳凰將
 九子妳母何言耶趙曰元精字
 出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少酸澀如棠梨

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

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

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

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

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爲珍果瀟湘有橘田有橘洲每歲入貢也希曰書惟辟玉食又漢書注玉食謂美食如玉也洙曰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諗田曰漢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墩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洙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也修可曰唐之時乃

涪州貢荔枝今公言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

枯櫻

蜀門多櫻櫚高者十八丈其皮割剥甚雖眾亦易朽
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
有同枯櫻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啾啾黃雀啁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藿

洙曰蜀人取櫻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尤急鄭曰取此苟切啁竹角切字又作啄

枯栴

榎栴枯嶢嶢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
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
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為愁思
猶含棟梁且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
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趙曰楚辭使凍雨兮洒塵郭璞爾雅注江東夏月暴雨呼為凍雨衝風隧風也楚辭衝風至今水揚波鶴曰爾雅翰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夢弼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

所思

杜詩集注

苦憶荆州醉司馬公自注崔吏部倚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

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諸煩可憐懷抱向人

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灘

灑堆甚是鍾情○夢弼曰崔公蓋自吏部而謫荆州

志一水而曰九江尚書注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謾

錄云老杜詩中屢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

臺甚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后土人呼為木

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書引老妻乘小

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蕪芙蓉本

自雙亦觀物自得之意反語如此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甌無謝玉

為缸洪曰時明皇幸蜀後號成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是第雪裏江船渡風前逕

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

處賒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魯曰：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范二員外，逸吳十侍御，郁特在駕，闕展待聊寄。

此作

暫往比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

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

涿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壘二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

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鶴曰：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按公集有哭王彭

州掄詩：柳芳歷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嘗有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至成都，嘗燕公于浣花溪之草堂。夢弼曰：按房瑄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而亦敘其自彭而遷蜀也。鶴曰：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攝，故適在成都。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

浴隣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

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霜威促山簡語殊不佳亦白俗兒須成一醉。

習池迴涿曰：漢侍御有領繡衣直指使，又漢二千石皂蓋朱兩轎。夢弼曰：繡衣指言王侍御皂蓋

指言高使君也。趙曰：霜威言御史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襄陽時，荆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

士詩集注

卷八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夢弼曰霜威言王侍御山簡又以此高使君也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

自愧無鮮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

公自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夢弼曰鮮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總稱南史庾果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滷韭生韭雜菜任助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鮮嘗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

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襦曰按公傳云公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公往依焉又按唐紀云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冬也時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

嚴武又來是以不赴也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不邊

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

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謂不能就別知必為

我來也春湖豈所居或巴州景物耶○洙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後漢馬援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脩可曰劉貢父詩話云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為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洙曰前漢王式傳注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夫歌之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者馬勒飾也

一本木作竹
是也

陪李七司馬卓江上觀造竹橋即白成往來之

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鶴曰此詩當是公在蜀州

作詳見後篇高使君
自成都回題下注

伐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

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

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如此下合歡字
誰曉頗疑其誤驅石何時到

海東夢弼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故以白鶴為言也青
龍以喻橋影然朝野僉載河北道趙州有石橋

甚工則天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
言龍卧橋上奮迅而怒乃遁去洙曰成都有昇仙橋

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書
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

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以下海也洙曰秦始皇
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

不速神輒鞭
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迴舟來遲

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鶴曰時高適
守蜀州而攝

成都故云自成都回按九域志成成都在蜀州之
東故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知云是詩在蜀州

也作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百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

上詩集注

竹總擬橋東待使君殊曰後漢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有童兒數百騎竹馬道次拜迎

詣徐卿覓果于栽鶴曰集有徐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却歸

去果園坊裏為求來鶴曰果園坊乃徐卿所居處

秦待嚴大夫鶴曰按唐紀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今公待其至詩云

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當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上皇以上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預國事矣武嘗三鎮蜀在乾元裴冕之前

為一是年為二廣德二年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寶應元年成都作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

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鴛合遠下荆門去

鷓鴣身老時危思會面丁生襟抱向誰開殊曰偏裨謂諸將校

也希曰偏裨字見漢書馮奉世傳趙曰淮南子注鷓鴣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夢弼曰公聞嚴武至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荆門以近之也

江詠五首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

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階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鄭曰塾都念切下也深曰未旬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
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却怕有人知

施子

施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

花外義外忽得精語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

在映江波愛彌曰各山志諺石山多施子其色可以

也用也

鴻鵠

故使龍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均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塔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大分明

可以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露汝在作意莫

先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
 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
 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深曰按高
 適傳上皇
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
 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成都萬里橋公草堂
 在其西

三絕句

秋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葉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
 盡可忍醒時雨打稀鍾情自道風味宛然○本
 作春風先生定作風吹盡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

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無數春筍滿林生得與
 之始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
 看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
 則成竹故謂上筍竹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
 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五字極
 善自喻門徑從榛草無心
 待馬蹄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
 都至寶應元年春是歷二年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起語
 盡精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

壯時

四句情景蕭然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

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鉤

又別

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圍樵爨倚灘

舟且樵且爨真倚灘之景

啁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

汝一酌散千憂

語自放蕩

獨酌

步屨深林晚閑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

上人元遺山云倒蟻倒字有說

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

意不是傲當時

行蟻行列之行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希曰朱何尚之

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

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

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珠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伐匈奴絕大漠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征

南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北廣之府帥楊僕以比楊長史也趙曰廣州近庾嶺與南海珠

浦出珠夢弼曰使將旋指段功曹也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十園曰按公文

集有雜述為張叔卿孔巢父作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

雲深驃騎暮，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宋曰廣在南故謂之炎州趙曰荆州記巴蜀有明月峽深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謁丹陽尹

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出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時人榮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

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

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也估一作旅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送君留藥價，惜別到文場。

留藥價甚雅文場過矣 人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

書跡及滄浪。趙曰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時入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鶴曰

書跡及滄浪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者是也洙曰跡一作疏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夢弼曰按唐志漢州有綿

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

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贈別何邕

鶴曰何邕時為利州縣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按前有憑何十一少府覓

橙木栽詩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縣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

傷心語別

五陵花滿眼傳語故

鄉春

鶴曰縣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此言何邕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

別為沱者此公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

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於者舊內試覓姓

深曰峨眉山在蜀晚一作曉趙曰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洙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

日裘馬誰為感激人

師曰公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

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

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翰不音平據此阜帽

應氣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日

蜀分東西兩川趙曰公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為北而蜀為南也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後齊王冏辟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夢弼曰阜帽一作白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着阜帽布裙又按杜佑通典魏管寧在家常着阜帽洙曰隋志少微四星在大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

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趙曰公嘗

按唐拾遺職掌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則奉引之有馬可證也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成都有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濯他江不如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洙曰晉阮籍性疎懶至為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焉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工部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

鵝賦何須不著駿驕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

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洙曰

後漢禰衡字正平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見曹操
 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與劉
 表表重之衡復每慢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
 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為
 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
 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佳賓衡攬筆
 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
 言不遜順竟殺之射音亦前漢佞倖傳孝惠時侍
 中皆冠駿驥音儀即驚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趙
 音峻驥音儀即驚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趙
 曰嚴武以子美之才如禰衡之剛直應不肯為侍
 中冠駿驥議厠迹佞臣之列也夢弼曰孔毅夫續世
 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於
 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咏與田畯野
 老相狎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子美自
 倚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謙晦也故
 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容齋續
 筆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

史武慢踞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
 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
 待甫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牀登視曰嚴武
 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
 右台其毋奔救之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
 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
 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
 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
 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
 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却
 真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矣其歸櫬及
 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
 老賓客身上愧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
 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
 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
 是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夢
 弼曰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
 曰我晒腹中書也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

抱朴子著肘後要急方四卷水經魚復縣有羊腸
虎臂灘揚亮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
也灘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屣隨春風村村自花柳語有天趣政爾苦索不能及田翁逼社
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
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
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
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
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

出自卯將及酉夕客惜人情如何拒噤叟尚聲索果

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驪月出遮我

留仍嗔問升斗夢弼曰集韻屨音變屨也履中薦也

揚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沫曰指大男
為弓弩手謂籍民丁為兵也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
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
之營生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
也沫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夢弼曰肘
字如史記魏威子肘韓康子于車二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
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

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脩可曰唐李綽歲時

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化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邀其過我語涉進退頗自負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

轍恐避席為門趙曰隋文藝傳云筆有餘力詞無竭

日陳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公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舟前小鵝兒公自注漢州城西西北角官池作要彌曰漢州城西池乃房官罷相後

歷漢州刺史日所鑿也瑄既死名之曰房公池此詩與後篇官池春鴈共三首公暫之漢州詩也鶴曰按九域志成邠非至漢州不滿百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

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鷓鴣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

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

遠力微繒繳絕須防句意緊嚴後山槩得之故節度森整○夢符曰班固兩都賦撫

二二

二二

鴻量御習繳夢弼曰本一作贈繳贈音憎短矢也繳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畧動如神

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

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

動字最佳長篇著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動二字相若而動為勝帝念深分閫軍須

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

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闡相親闡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惜哉

○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廉頗為趙將伐齊攻魏禮蛟龍

為旂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筭緡錢注緡絲

也以貫錢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蛺蝶

麒麟羅錦上絲綉也師曰筭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

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緡老遠矣洙曰霍去病傳上

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益

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

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夢弼曰晉杜預開府

荆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譜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世

舊故以預之事業言與武相近也與緒者謂與况緒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鶴曰王司直時為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

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劔佩

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西得諸侯以下謂王司欲直知我我復舍此何向欲

向何門跋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

眼中之人吾老矣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洙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魚也

夢弼曰跋先答切進足也洙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嘗登樓

而賦因各仲宣樓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養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入秦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

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

無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

漿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

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

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

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

守邊却可圖此行及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繡

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

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鯁也洙曰漢有

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水言清澈也趙曰宋王招魂云燭鰲炮羔有蔗漿此一定功曰前漢禮樂志

江花未落還成都

入

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為飲可解
 醒也柘音蔗鶴曰繩橋在成都即笮橋蓋蜀人以竹
 索為橋也師曰蜀有火井縣屬邛州夢弼曰按蜀都
 賦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
 聲焰出爛然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夢弼曰
 按唐志劍南節度西坑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
 蓬雅黎姚悉八州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
 之要衝洙曰漢暴勝之衣綉衣持斧出使老萊子絲
 服以娛親夢弼曰漢夏侯勝曰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耳江花未落還成都一有重句說者謂蜀人酤酒挈
 以竹筒竹筒上有穿繩眼其酤酒
 者曰蒲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

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

元戎肯赴野人期

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山谷曰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

物句便雅健鶴曰明皇幸成都故得用行宮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

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王錄事許修草堂賁不到聊小詰

為噴王錄事不寄草堂賁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其題可備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辛見分鳴鞭走送憐瀟

父洗盞開嘗對馬軍

公曰主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

日漁父公自謂也

時

巖公以騎
兵送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

興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淨

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冷渠流作與同遊亦自

趙曰耽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

為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故寄語花鳥

無用深愁三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

水檻初成也洪曰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

輩也楊龜山嗣宗會說曰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當

以故為親以治為雅即非黜新鄙雅區區守故常所

論於俗者立序有宜密而忘之蔡條嘗謂詩家視

下美于美渾渾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曹曰

為人些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詩清正意

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趣真古寔清淡之

宗其格極難到苟未能如東坡深造闢跋而妄曰故

李淵明是猶索隱行怪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論怨誹而已

戲贈友二首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

為酒中八仙者王司直即前詩有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

丁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宋曰肅宗上元元年九月詔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

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

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元年

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驚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趙已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
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
非禍只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
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六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
獨以跛故欠
子得獲相保

水檻遺心二首

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余有
水檻詩云茅軒駕巨浪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

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結細潤有味○尹曰蜀中
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字字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此兩句語無深趣而
亂離奔走自歎多累

可傷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羅大經鶴林玉露云
杜陵詩桑麻深雨露

燕雀半生成后山詩暇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
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

勢力量與雨霽日
月字正相配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畫外
舍影漾

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

梳頭趙日一月不梳頭暗使嵇康絕交書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絕句四首

堂西長笋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宛曲有趣梅熟許同

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注朱阮劍外相知趙日行椒蓋成行者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

窟竹石如山不敢安洙曰覆一作復去聲趙曰魚梁乃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取魚

而溪下有蛟龍窟故未敢安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西嶺千秋

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千秋萬里是正氣梁非詩也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

積雪鶴曰公在浣花未嘗不繫舟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今言所泊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

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

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

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

山長安得知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夢弼曰黃童謠云小

步青音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每句中函問答之詞公是詩句法蓋原於此鶴曰按
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道又按是年羌渾奴刺冠梁
洋等州吐蕃陷成都此正言吐蕃羌渾奴刺之亂也
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遁賊衝突江山險滋士
卒至有介冑生蟣虱而不得休息故云部領辛苦江
山長也

嚴公仲夏狂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

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

閣寒清健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僻工

卽事鶴曰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鞵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涿曰鞵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見漢馬后紀
注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時三元寶賞會賓客元
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望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麤豪

甚指點銀餅索酒嘗寧可取此公少年行每四句止
然已不為少鶴曰床謂胡床

也之類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劔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開闢古今渺在言外畫不足言矣興與煙

霞會清樽幸不空夢弼曰劔閣蜀劔門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植柏七上應斗

魁七星松州在蜀雪嶺冬夏積雪即西山也

大雨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早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零之時奈久旱何麥

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茂公誠能暫輟諸務疏決囚徒使囹圄一空必甘

雨大降但冷氣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京眷朱夏雲鬱陶

執執乃沸鼎繡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霑澤施蓬蒿

敢辭美葦漏已喜黍豆高二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

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臯荒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

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隣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希曰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故成

都有雙流縣趙曰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為之清潔也又公以沉疴而得雨涼於是

頓忘進藥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也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

秋夏忽汎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况是鱉與魚
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
青青屋東麻散亂牀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
我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趙曰狼與狽本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措者謂之狼狽踈亦丘甸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田曰漢溝洫志填淤謂壅泥也

寄高適

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
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召嚴武還朝寶應元年

秋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所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
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鸞罷轉春
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
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鶴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夢弼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

闕南史何備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鶴曰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光武紀令反側于自安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夢弼曰漢典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丹墀三山人語錄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夢弼曰是年秋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別於巴西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
檻峻背幽谷窓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落落有豪氣窮途衰謝意苦調

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公自注杜使君乃宗人也不勞

朱戶閉自待白河沉師曰城擁朝來客言蒲城擁送嚴公早間之來也參西方之宿

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也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閉戶坐待白河之沈謂天將曙也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
私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
館追斗城憐舊路滑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
更對垂試回滄海棹莫如敬亭詩祗是書應寄無
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

清猿惱夢思

武自注昔會秦關今別巴嶺○夢弱

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祚也十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非似北斗魏文帝至譙兄弟渦水駐馬書鞭以賦敬亭在宣城謝眺敬亭詩云此山百里合沓雲齊獨鶴朝唳飢廳夜啼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鶴曰奉濟驛在綿州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

餘情別恨坐想慨然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

寔養殘生

感知已之辭○洙曰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代宗即位赴召是三朝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洙曰拾遺陳

子昂當為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射洪梓州之屬縣也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

不作臨岐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

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洙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後代丙吉為丞相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筇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洙曰京房傳舉最當遷徙以課最被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
 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
 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鶴曰馬將
 馬巴州也公別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矣
 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遂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
 之爲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
 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
 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
 以此知其爲馬巴州而作

去秋行

去秋涪江水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
 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

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鱖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太
 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
 有神賦得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覆手
 左右揮霜刀鮪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
 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
 君不見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脩可曰陸机

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洙曰陶隱居本草
 鯉最爲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

本言集言

三

湖所以琴高乘之无尾槎頭皆魚名洙曰漢中鱖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鱖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
 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
 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
 已再來主人罷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
 鮪隨雲雷干戈兵革聞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
 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末意不
如蕭瑟沉著○定功曰莊子津人之操舟若神濞安
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往來鄭曰屈改作偃渠切

鮪廣雅曰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為龍名則
點額而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蓋鮪居山岫間而能
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也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
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希曰書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用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越王樓歌

涿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鶴曰按新

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向意是

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

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

輪明君主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

者悉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
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卽老杜
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
海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

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

出羣感慨情移我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結

落落○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
口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鶴曰北辰以喻京
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
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
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
當時不識其爲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夢謂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
鳥文宗三番邸較爲尚衣

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卽位
索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負愁割臂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直骨遂

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自負
愈高

宗武生日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
送嚴公至縣旋有徐知道之亂因入

梓州而家
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瑞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撫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盖有激而言也夢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游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渴不飢

光祿坂行

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

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

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深曰一六開元年鄭

祭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為郡縣行者不齎糧上猶惕厲未已

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鶴曰羣盜尚縱橫盖指當時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

見黨合境趣自無不有耳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

不肯字入簾
一作捲簾

客亭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
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以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

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

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且進杯中物

注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皂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轡皂蓋鶴曰按史云漢中王與蓬

州長史長史別駕也而公是詩云不能隨皂蓋及奉

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酌酌淨掃鴈池頭

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

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矯詩云駕言尋鳳侶乘歡俯

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之名隨地可以泛指為鴈池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

上詩集注

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

魯衛對偶然貴介之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刑森

然其自敘亦壯哉

空餘枚叟在

徐陳以下復著枚叟但取稱意而已

應念早升

堂

芻云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璉俱領重鎮宋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特俱

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枚叟自喻也

贈韋贊善別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又按

韋贊善當是韋

見素之後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

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道中

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

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峇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

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

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晉阮籍聞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尤善丹青圍寫特妙趙曰世說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矣

復齋設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乃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

遣畫滄洲趣乃滄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

景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

梁武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

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其以卓錫處

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

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

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

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曰晉陶

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趙曰公言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

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也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云以蘆草灰隨暈下月光令圓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旁氣希曰照或作點嘗見善本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戎墳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

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父客多憂今

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

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

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于定國徐州大小為設吏負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後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職從事其來尚矣夢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紋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首泛泛爾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
 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
 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其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
 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慊慊忍羈旅。秋宿
 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
 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鳳皇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頓首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豎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羶之。驥於是絕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青竹。

帝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涿曰易日中為市夢弼曰左傳錐刀之未將盡爭之
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衡西京賦商賈百
族裨販夫婦鬻技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
贏優而足恃注云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
恃也涿曰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
之八豈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
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
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君傳衛之庶公子
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封之商君十五邑號為商君
告商君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
六扣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
道深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冠鄧勲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師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興使國祚
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
蕭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
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
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
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蕭
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
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

秋蓋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
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離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素絕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獨好開鶴曰成都少城宋曰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於三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自然壯麗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日極傷神誰為攜題曰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希曰唐志嶺州屬越嶲郡有越水嶺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

帝又分置捷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鄭曰舊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谿注云酉辰巫武沅等谿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蜀

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二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石眾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繁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僊人來

陳公讀書堂石柱及青苔悲風為我起激冽傷雄材

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洙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居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授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汴州卽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遠望皎如白雪焉下云玉女仙人又皆指觀中之景也洙曰曹植遠遊詩靈鼇戴萬丈禪嶽巖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堂不遠亦在金華山也詩中及同遊英俊人

按拾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云羣公愛彌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遊矣

拾遺平昔居太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乘輔佐權

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奐然與元振嘗同為太學生故宜可游壁有題字也趙彥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脩文館夢弼曰趙彥昭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人不利已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傳言子

本言集言 卷九
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
用為之序盛行于代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
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
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
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太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
甫也南北人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
王族與安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廻詢心地初
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嘘

宋曰江文通詩終氣下縈薄注云絳氣赤霞氣也
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
來馴又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弼曰釋書舍衛國
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洙曰大
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
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見佛書云
師道曰蕪漫少耘鋤謂性地荒而不脩也夢弼曰第
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
一義又法筵龍象眾常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
東坡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
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
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鶴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
云子美此四句感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
牛入輪扁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
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
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
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
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

曰涅槃經一日有人為治日故造治日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珍珠摩尼砗磲瑪瑙夢弼曰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曾已傾倒

脩可曰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指咸鄴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二璋反崔光遠討平之深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綯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晁曰漢書百金中八

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翼筋力豈能及

人有此歎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

征途

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

逐徒旅遠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

行不進駑馬若維繫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悒空慰

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落然

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朱曰鮑明遠詩侵星赴塗路畢景遂前儒修可曰張平子思玄

賦古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注傲始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晉曰地理志梓州通

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

谿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

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

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

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家豺虎方遘患復無中國去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夢弼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

進士授通泉尉任使使氣務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以餉遺賓客百姓賦若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上寶劔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從事定宿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鶴曰代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

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

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羣公見慙色王室無削弱迺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落字畧

杜詩集註

卷九

五

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宋曰江淹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靈運吳都賦噴薄

沸騰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替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是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後學者每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未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矣定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是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五帝三王亦曾親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想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脩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夜露誄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訐字彥度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評一造之即顧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宋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

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國圖書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稷於是時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夢弼曰按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
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
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差我操築無昔
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又按梓州
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乃稷所書宋曰漢曹嘉工篆
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
方徑二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
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有
最顯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
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宋曰郭薛謂郭代公
薛少保夢弼曰按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
為太學生豈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運白鳳態非是倉庚隣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耻飲沔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
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宋曰
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
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

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

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

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

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

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廻

船罷酒去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

陳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大丘長世說陳元方嘗候

袁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

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無之以仁恣

其所安父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泉縣也

宋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

美王侍御也宋曰荀子執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

末句做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

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

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

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

上元元年初建五都二年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

六句宛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

湘水魂窮冬客江劔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

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父昏昏願枉長安日光暉

照北原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黃屋天子車蓋也鶴

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

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

平正是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

毘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法志網

漏吞舟之魚趙弼曰公為拾遺時上疏言房瑄不宜

廢肅宗怒宰相張鎬救之故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

賈誼上疏論政事曰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其

於楚沉湘水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

穰皆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中

京兆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與長安

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廣德元年梓州作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

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

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

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川○自然是喜意流動得人結復何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橫絕天息跡有但

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雙雙新燕子依舊已

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公始定移柳更能

厭蜀交遊冷

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久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後

又有厭就成

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趙曰時史朝義已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定功曰荆門山其峰對起如門

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江陵府

花底

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滿縣花衛玠字叔實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
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時在梓州也夢弼曰灞上遠愁人公懷長安也

春日戲題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駿
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

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

豈獨黃四娘哉此王趙第欠自注名耳

再騁肌

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

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朱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俟有董嬌饒詩題

日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詩焉句法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時見端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日鄭

鄴縣屬梓州鄴上稽切

馮高送所親又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

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且不見舟楫之苦耳

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

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題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
 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
 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
 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
 令在縣公田
 悉令種秫稻

秦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又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又有
 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
 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異州四使君登惠

義寺
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
 長平山在梓州郫縣北

春白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語各典刑○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趙曰誰能解
 金印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鶴曰涪江
 在梓州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

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鳥飛鷺晚

悠悠諸夫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蘇曰常琮侍煬帝遊

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太

名讀書雲閣觀問綃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

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孫季昭曰

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

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

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
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郫縣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白長樂寺

樓閣煙花為上方之勝槩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

境意適會

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

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

但覺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趙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有之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宋曰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祇園地夢弼曰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兜率寺

夢弼曰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郫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

本謂江山棟無巴蜀耳

宇自齊梁

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同而蕭然感愴特異

庾信哀雖又何

顛好不忘

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胤耶胤修於食未白周顛勸之食菜應作周顛緣出處姓誤

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

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

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

上牛頭寺

卷九

三

車

有與自兩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解而身寓荒谷也夢弼曰何顓疑是周顓蓋何顓後漢黨錮之輩周顓嘗奉佛食菜攻之南史周顓字彥倫音辭韓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信顓免與孤之句豈亦誤耶趙曰法華經云大有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
 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
 不復知天大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石中引此又空餘

見佛尊見宜音現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朱曰釋書有給

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

中季明鶴曰是年岑參自號州長史入為太子中允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
 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
 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
 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鷓鴣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二月葬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
 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
 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公曰述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宋曰前漢暴勝之為左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

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縷月為歌扇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

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自為美當避艷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紫度曲雲鬢儼分行
 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携妓不必稱此留語後人使君自有婦

莫學野鴛鴦鮑曰古詩云度曲翠眉低鶴曰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瓚曰謂歌終度授其次謂之度曲脩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

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谿竹，抽梢合過牆。

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泚曰：韋亦難者，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曰：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絕句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一作送歸合州因寄蘇使

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寞，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流，余亦沙邊具

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拖春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翁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

也

惠義寺觀

送幸負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

郭外

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會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

照一作送

細草留連

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撥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

鶴曰綿州號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噴薄言江水之漲也萬

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

鳥愁言不得食也

泥沙困老龍天邊

同客舍携我豁心膂

揚子龍下泥

又呈竇使君二首

新添

轉驚波作惡節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

關心小刻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滅片愁

夢弼曰晉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父

曰汝取來吾觀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一刻溪在會稽之南禹貢淮海惟揚州

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梧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猶一作微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

咨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谿花淡淡淡淡一作漠漠春郭

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

老夫聽嚴弼曰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洙曰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

載其英辭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維合章而挺一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姓陳寔字仲子

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還聞梓

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後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助邊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是否

為切于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凄凉憶去年

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游泳平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

鷗鳥遊鴈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琯相肅宗後謫官為漢

州刺史西池乃琯所鑿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鼓化尊絲熟乃鳴鱸縷飛使君雙阜蓋灘淺正相依

杜詩集註

卷九

七

內作外

舊相言房瑒也指言於思追未行之間則數數游此湖此迫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游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政是義切尊音純凡煮尊須用鹽豉以物性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敵此機曰千里尊羹未下鹽豉千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皇池上應迴

首為報籠隨王右軍麥弼曰公以自興也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

皇池也王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荅揚梓州

闕到揚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

谿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麥弼曰揚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

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青谿之西號揚公池今乃于又守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

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

楫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洙曰蜀柑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

杜詩集註

卷九

五

遭亂到蜀江臥病遣所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
 經營止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向勢堅
 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
 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梅杏先
 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
 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尚念四小松蔓
 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悲也
 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里憐本作難欲逃自
然先生定作雅
 欲洙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記儒有一
 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

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
 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敕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
 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葛賞
 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
 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乞樹
 本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
 草堂貲不到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
 人而成也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聞其心
 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道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
 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
 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袖梢合過墻每致
 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
 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紫萬竹
 疎則其肯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
 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
 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
 而其間居梓閣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
 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

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曰章留後章彝也時為梓州

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為知院官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

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底渡水簷雨細隨風

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出號曰公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王異固好而未盡某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夢符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為治第洙曰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唐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公自叙得章留後禮遇之隆也趙曰出號謂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迴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
 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
 間頓失去暑濕之氣沫曰詩屢舞僂僂

送王十五判官扶持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

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宦遊迎養豈弟能言離別不堪無限意艱

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沫曰後漢
 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
 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毅為陳留長垣縣長
 大家隨至官作東征武以叙行李顏師古注家音結

修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
 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
 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
 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
 每日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鄭曰寰宇記黔州為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
 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
 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颺目存寒谷冰
 出塵悶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
 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夢弼曰恒胡登切常也久也趙曰漢疎廣傳設祖道供張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

絕董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詩東山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注公自注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

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成都前號南京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夢弼曰夜唐突家小堂圖有肅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八公集有存沒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菱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好○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

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如酈無所知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一首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娟娟吹江

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乃汝陽王璉時已卒故公有是

句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趙曰佛書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携漢

妓泠泠修竹待王歸

深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歲

時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

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修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

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

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晒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

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膝

夢弼曰白羽扇也張九齡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時李林甫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名同而不究其實焉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啞作谷切字當作啮齧也莊子蛟虻嗜膚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一適江左

公自注元結也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

事語自別丹陽係晉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為也

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

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溫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腹縣為白帝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洙曰幽燕通使者時安史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皂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

棄能使韋郎跡也疎別一小說載云不知貧病關何

而入梓州幕高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風幔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東津送韋諷撰閬州錄事

此詩在江漲詩上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憲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閩州冬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閩州冬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

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

傷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鶴曰鄴縣屬梓州涪

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

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傷

舊國見何日

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薄遊

浙浙風生初團團月隱墻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
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後山詩話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鶴曰青城縣屬

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凄然

涑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雙鳥焉定功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
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是時秋冬交節徃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
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樽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
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芟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清涼多衆魚遠听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
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
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
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
豈曰呀虛加切張口貌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
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忠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鮑曰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峰去惜花林不若子美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

興嚴二歸奉禮別

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

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

反冷眼為暖亦新奇

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

風看去應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字

尚愧微

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

應盡題書報旅人

鶴曰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

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旣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梁獄書應作

公白注去聲

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

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

直繩心

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嘗為萊蕪長窮居自若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諂毀之下陽吏陽從獄中上書奏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

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雨中遠道不見也

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

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注唐與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蕃本西羌厲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曰去年嚴武赴召高適始至除西川節度其在上年二年代崔光遠正是攝也夢弼曰按史是年吐蕃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詩作於松維保三州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飽飛語強口夢弼曰高適嘗為揚州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颺不就繫維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

鐵堂峽詩云

我馬骨正折 牢落新燒棧 蒼茫舊築壇 深懷喻蜀意

慟哭望王官

趙曰按史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外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

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關

及通京畿旋命郭子儀禦敵子儀久閑廢纔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

以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

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卒陷松維

等州故首篇有才名妙略之稱而其下皆敗北之事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 千山空自多 路衢惟見哭 城市不聞歌

漂梗無安地 銜枚有荷戈 官軍未通蜀 吾道竟如何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

之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 赫赫雍王都節制 猛將飄然恐後

時本朝不入非高計 祿山北築雄武城 舊防敗走歸

其營繫書請問燕者舊 今自何須千萬兵 鮑曰光武曰吾聞漁

陽上谷遊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沐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

降公聞雍王出向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

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以時兵聚狼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

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

士持集注

卷十

五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戌民羅

于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听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

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鋌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城高欲依於白帝故公言轉粟之難如上青天非指公孫述特借用其字耳

高適上疏所謂平戌以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蹊險絕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旗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

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蜀有火井在邛

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

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深曰蚕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充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遺憂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輩在朝專權遂致召

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如此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紛紛乘白馬攘攘著

事之感後時之痛百世同之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本詩集言 卷十 七
馬壽陽來至過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
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天公其部帥有三十
六方人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巴山

峽下陝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廻

天寒卻伯樹地潤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夢弼曰三輔黃苗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臘月巴江曲山花已

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

春

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

漸近入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

遐荒深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

千里趙曰京師隋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鶴曰按宗室世系暉大鄭王房日淮安忠公琇之子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靈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

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晉山魏闕尚

字隱

含情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彌曰昔王子晉學仙隱于緱山是曰晉山又地理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

城時公與李暉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

故云魏闕

發閬中鶴曰是年冬公自閬復歸梓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

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

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遊隄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

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深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道蓋是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

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省事語佳東林竹影薄

臘月更須栽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

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章宋魏之間謂之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篔簹也梁簡文答

湘南王獻書云五雞九所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篔簹也桃竹出巴渝閬杜子美有桃竹枝

引又東坡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稷身如竹密節而實中屏理瘦骨蓋天成柱杖也嶺外入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

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

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

東南征乘濟鼓柁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

與蛟龍爭玄又玄怪又怪然不可可復進造則劉又矣重為告曰杖兮杖兮

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

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之青峰噫風塵瀟

清

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鶴曰東坡在廣州碧蒲洞

信長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覓棗瓜自注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

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梓州刺史又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名

帝城在魚復縣趙曰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

深曰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頽胡孔切咬古文切

冬狩行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時章彝大閱東川公以

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獵

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禽獸已斃十七八

本言全言

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兜駝巖危垂玄

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鬚髯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

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

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

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

見旌旗紅起得凌駕有氣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

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

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校

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校也

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禮

記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彞以諸侯

不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鄭曰崩落

復切崕五毀切高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兼侍御史故云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

是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

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也洙曰史中

侯與西夷大戎殺幽王驪山下趙曰昔明皇以禱山

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

云得不哀痛塵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

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

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兒編云
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以
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
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
茅屋為狄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
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

者稀公獨有傷
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公自注章留後
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

老語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

者哀語得深淺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

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推公為顧兵徒咄推

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

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

入憂禍胎似是章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為之故曰以
茲撫士卒然穢雜紛擾方自此始故窮子

商人共憂之但語不
甚口而意已具矣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

入道苦自哂同嬰孩結語忽不知及此殊有態味
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有古殿

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推本即所賦
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
不忘君耶趙曰詩崇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
羅密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弼曰西陽
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櫚樹也法華經譬如有
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
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
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攸乘
傳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

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寫得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
周全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
 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
 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不終作。適荆蠻，安排用
 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

回首
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如巨魚從大壑

必有方言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
趙曰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蓋
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屈原九歌有東皇
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
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
見前一却字便

從而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車駕已還
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舉

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

風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老驥倦驥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
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
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暗絃戰國策驥服盜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驥首則以無伯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尤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而然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坤風塵指吐蕃之亂未息也洙曰漢貨殖傳蜀草氏曰吾聞嶺山之下沃壟下有跋鴟至死不飢顏注云跋鴟謂羊也其

取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夢弼曰世說陸機六千里可食但未下益豉耳千里吳石塘湖名也師曰晉陸翰在洛忽思吳中尊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夫而不與易者情事請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此

三百篇之後少也

日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翥齊續筆云前

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類送喜無

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

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因合思

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

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

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太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被也洙曰書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焉今引以言長安時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趙曰上林心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不臣朝

受鉞親賢往馬官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凋之物此應下句強壯之幹則枝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

將侈於居第嘗下詔禁上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述願聞哀痛詔

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持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鈔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總作白頭翁
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蘇明氏種迥左檐大戎中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左檐當作武檐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
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
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
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

山又有玉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松園〇一作未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
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
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銜魚來
去飛景少語長閬中勝事可腸斷
閬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喜陵

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關送班司馬入京

鶴曰絳州為巴西郡公是年自

梓州挈家往閬州豈道經絳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劍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心誤以司直為司馬也又必與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鑿自陝歸傾都看黃屋
正駭引朱衣

劍外春夫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
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
久客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
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
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
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觀曰深紅淨綺羅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末句公思長安之景物

士詩集注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趙曰曹子建詩終異不知波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鶴曰王使君謂

閩州守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入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畹蝶江檻俯鴛鴦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閩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

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

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

蓬萊足雲氣語緩而傷

應合總從龍

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塵出幸涉露而

言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稍自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如妾接居寢

者皆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邑趙曰易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鴛入新年語此五字起得又別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

碧水通池上句有託下句無聊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

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知有別離巴山

春色靜北望轉逶迤希曰巴與蜀自別巴指梓閬而言也

日月還相關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

太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東曰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為闕又晉天文志癸亥日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晉單于所圍趙曰廣雅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謂其熒惑人主以召亂時橋仇上疏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絛州死洙曰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都賦注鈎陳王者法之生行宮也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鈎陳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不忍寫蕭關迷北上滄海

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感諷不迫得詩之意豈無松

紹血霑灑屬車塵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

石勒功勞民動衆此以微諷代宗迷於北上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

官侍御莫不散漬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

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

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

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深曰漢紀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志大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邁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為之反三舍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如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方冠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大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

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疑

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

不改轍聞道孽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

見風塵清蜀曰后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其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

見風塵清

帝將見大隗乎其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修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
騎巴滇馬齎一金鞭至潮陰察軍形敦晝夢日遠其
城忽然驚覺口營中有黃髮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
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
遷洛巡海之說故云臥奔走也洙曰廢孽指程元振
時公未聞元振敗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公
時在閩州故以
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閩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
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
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
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閩與遂皆屬蜀道
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鳥飛

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美二公不升也洙
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
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牧集郡國
潁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爲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
年間任閩州刺史在閩州有
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
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
故有下句清江碧石傷心麗
嫩葉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

還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
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

鼓始知羸女善吹簫雖是江境語有神雋○以觀內有滕王亭子故有鼓簫之句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

翰翰作去聲今人以爲訝未必敢用也便應黃髮老漁樵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

中天之臺漢禮樂志游閭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修可曰頽延年詩攢素旣森靄積翠亦蔥菁注松相

重布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葉夢得詩語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

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簫史駐文字魯恭留

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字天傳有笙鶴時人

過北山頭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

王必有文詩遺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土列仙傳鳳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

緜氏山頭

上詩集生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偃臥高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
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殊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

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

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

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

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大戎直來坐御牀百官

跣足隨天主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習臆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殊曰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雷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趙曰按張后能固寵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入

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田曰子美謂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岐雍當西蜀河井之地洙曰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畱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洙曰前漢傅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關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

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

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聖人

秦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好意象非公百餘年間未莫能為此言

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

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

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

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洙曰

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真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開元問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矣行者雖萬里不待寸刃饒曰齊紈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賈不絕也夢弼曰前漢志齊俗作水洙曰縞純麗之物韓非子魯人善織履妻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士詩集注

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也師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北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

年嚴再鎮蜀水小愈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

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此人所河內

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未

章彝揚州人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誇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涿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

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

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

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夢弼曰暖讀去聲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鶴曰公仕蜀連年往來梓閬間將欲出峽

遊荆楚後
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

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語特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前漢

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遠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

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

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章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

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

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

仲宣樓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漢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

厭就成都上，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長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子平避世賣卜于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北合

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考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

為酒而眠更留滯于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

雙燕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自且復過炎

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

方夢符曰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所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百舌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祗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身

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鷓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請陰息反舌有聲佞

側人在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鶴曰公出峽之計未遂聞

嚴武再鎮威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觀賞之也洙曰漢書注地著謂安土也趙曰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後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

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死轉何日兵戈盡飄飄愧

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得高下之趣僕夫穿竹語稚子

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揮弓落狢鼯直供一笑樂似欲

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狢披耕切訓彈也洙曰狢猿屬鼯鼠也

別房太尉墓夢弼曰房瑄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

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鍾情苦語著低近對碁陪謝傳把劍覓徐君惟見

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悽絕○洙曰晉謝安當筵

事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親視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卧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贈太傅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鶴

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問閭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耶筒不

用酤五馬舊曾請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涿曰漢循吏傳文翁

為蜀郡太守以比嚴武也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涿曰左大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鄠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者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為魚以丙曰取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柏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興州順政縣丙穴出丙穴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涿曰成都記郡縣因水得名風俗錄邛人刻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邛筒酒也脩可曰邛出太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邛筒至今如此非傾釀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棋

為盛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

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

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

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涿曰雪山斥候無兵

馬時西山罷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酣飯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布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斥候見賈誼傳及西域傳誼傳云斥候望烽燧不得臥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

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蕪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

馬蹄肯籍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涿曰梁益記溪水出

前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為大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闕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

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

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夢弼曰公於草堂嘗

年植四松按集有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步堞萬竹疎是也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

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耳

息機歷練慷慨無無限言外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洙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趙曰謝眺詠烏皮隱几詩云蟠木主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晉往事耳自息機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趙曰總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曰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杜詩集註卷十
三十

此詩集註卷十，內容為杜甫詩集之注釋。文字為宋體，排列整齊，每行約二十餘字。因紙色泛黃及印刷模糊，具體字句難以辨識，但可見其為典型的古籍注疏體例。

